高僧傳卷第六　義解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通　廣

釋慧遠一
釋慧持二
釋慧永三
釋僧濟四
釋法安五
釋曇邕六
釋道祖七
釋僧䂮八
釋道融九
釋曇影十
釋僧叡十一
釋道恒十二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
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
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
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鑒朗拔雖宿
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
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
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

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
賛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

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
已死中原寇乱南路阻塞志不獲從
高僧傳卷第六　第二張　廣
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
賛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
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
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
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
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総攝綱
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
晝貧旅無資縕纊常闕而昆弟恪恭
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
之費安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
藉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
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
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
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
時弥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
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
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
照灼志業清敏並推伏焉後隨安公
南遊樊沔偽秦建元九年秦將苻丕
寇幷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
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
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
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公者豈復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張　廣
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

[illegible]
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日如公者豈復
高僧傳弟六　弟三丈　廣
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
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届尋
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
精舍此處去水太遠遠乃以杖扣地
曰若此中可得棲立當使朽壤抽泉
言畢清流涌出後卒成溪其後少時
尋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
有巨虵從池上空須臾天雨歳以有
年因号精舍為龍泉寺焉時有沙門
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
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
弘道今徒屬已廣而来者方多貧道
所栖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
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
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峯
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
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
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
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
是佛化昔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
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經道取
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欲
感交懐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叙
高僧傳弟六　弟四丈　廣
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

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欲
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叙
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
高僧傳光第六　第四丈　廣
笄畫工淡綵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烟
霧暉相炳煥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
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
處闇逾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
同方迹絕而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勸
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
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
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
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
慮罔識三光掩暉万像一色庭宇幽
藹歸途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力慧
風雖遐維塵攸息匪聖玄覽孰扇其
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
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綵
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
奇興開衿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
未曙髣髴神容依俙欽遇其四銘之圖
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尒所修庶
滋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
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
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高僧傳光第六　第五丈　廣
又昔尋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

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 其五

高僧傳夫第六　第五丈　序

又昔尋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
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
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
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珎嘗
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
龍神圍繞珎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
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
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
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
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荊楚之間為
之謡曰陶惟劔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
邈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
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
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諺矣
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絶釋迦餘化
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絶塵
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
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
蔡畢頴之南陽宗炳張莱民張季碩
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
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
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惟歲在攝提
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
釋慧遠貞感幽奥宿懷特發乃延命
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

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惟歲在攝提
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
釋慧遠貞感幽奧宿懷特發乃延命
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
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陁
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惟斯一
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
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
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
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
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
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
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
則眇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
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
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
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
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尅心
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
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
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
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
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
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
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勉思策征之
肩侄徍头東六　肩六丈　肩
道然復妙覲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

首登神[illegible]不見無[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熟全
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勉思策征之
高僧傳卷第六 第六丈 廬
道然復妙覿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
新聲由化革籍狀若於中流蔭瓊柯
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窮
年體忘安而弥穆心超樂以自怡臨
三塗而緬謝慠天宮而長辞紹衆靈
以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
不弘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
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一沙門持竹
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
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
正少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
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
至山值遠講法花每欲難問輙心悸
汗流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
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殷仲堪之荊
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
移景不勌見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
為庶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
風德遥致師法謐脩書曰年始四十而
衰同耳順遠荅曰古人不愛尺璧而
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
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
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聊想斯理久已
高僧傳卷第六 第八丈 廬
得之為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

而推復何美於遐齡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来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循父瑕同為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為國寇與之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為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桒尾左右曰遠公素王盧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賫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経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領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滞後有罽賔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元十六年来至尋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為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賔輙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関即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絶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驛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

鑾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
問仁者曩絶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
驛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
乎為歎頃須知承不通之會懷寶來
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
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已增其
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過雖運
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沙
門感徹遺靈至 於虛衿遺契亦無
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
尼吐曜則衆珎自積是惟教合之道
猶虛往實歸 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
懷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
為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若令
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
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絶
代龍樹豈獨善於往蹤今比量衣裁
願登高座為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既
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耆
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
路不通得意之緣圮絶傳驛來況粗
承風德比知何必備聞一途可以蔽
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
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
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

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

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来具者疑

滞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
意豈其能盡粗酬来意耳損所致比
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来意
但人不稱物以為愧耳令往常所用
鍮石雙口澡灌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
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
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
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
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
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
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
方當大出諸經故来欲便相諮求若
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
條事與有餘暇一二為釋此雖非經
中之大難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
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
涉動境成此頹山勢解惑想更相乘觸
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
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来問尚悠
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来適
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
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

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

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
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

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
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
獲本相傳至今慈外妙典關中勝說
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
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
礼拜輙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
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
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
歎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
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
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
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闇與理合
豈不妙哉秦王姚興欽德風名歎其
才思致書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
國細縷雜變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
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送論并遺書
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
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申作者之
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
法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
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
貧道闇懷大非小堵所容汲深非短

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

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
貪道闇懷大非小堵所容汲深非短

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
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来其日
亦久緣来告之重輙粗綴所懐至於
研究之美當經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
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
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序
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
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
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
曰昔殷仲堪入山礼遠願公勿敬之
玄荅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
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
剪削遠荅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
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
荅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
隱使彼亦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
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
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荅辝堅
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
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
申述經誥暢說義理式禁行脩整足
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遣
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

與玄書曰佛教凌遲穢雜日久每一

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遣
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

與玄書曰佛教凌遲穢雜日久每一
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滑將
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
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
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二理斯得
然後令飾偽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
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
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沖庾
冰輔政以為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
何充僕射褚翌諸葛恢等奏不應敬
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為駁
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
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
既是情所未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
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
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
行之事一二令詳盡想必有以釋其
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
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
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
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
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
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

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

雖大義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
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

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
者玄雖苟執先志恥即外從而覩遠
辭音駭越未決有頃玄篡位即下書
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
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己宜盡謙光諸
道人勿致礼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
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謂在家奉法
則是順化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
天屬之奉主之礼敬有本遂因之以
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
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
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大
德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
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
令一夫全得則道洽六親德流天下
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
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
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
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
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礼万乘高尚

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

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絶境
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柂礼万乘高尚

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
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
潛相影響出處咸異終期必同故雖
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
受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鶩
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
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
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
勸遠候覲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
遠脩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
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
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
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
慨良無以喩詔荅陽中感懷知所患
未佳其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
恧情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旣
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
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
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内通佛
理外善群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
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
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
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

和上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

承旨次宗後别著義疏首稱雷氏宗
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

和上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
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
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
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焉以
晉義熈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
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豉酒不許
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
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
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
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轂繼肩隨遠
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
使露骸松下而弟子収葬尋陽太守
阮保於山西嶺鑿壙開隧謝靈運為
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
門初遠善屬文章辝氣清雅席上談
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
落故圖像于寺遐迩式瞻所著論序銘
賛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冲默有遠量
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旬
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
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經遊刃三藏
及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

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

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經遊鍊三藏
及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

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
持形長八尺風神俊爽常躡草屣納
衣半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
千皆以持為稱首持有姑為尼名道
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
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
晉衛軍瑯瑘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
沙門僧伽羅叉善誦四含珣請出中
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
山少時豫章太守范寧請講法花毗
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遥集王珣與
范寧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荅云誠
為賢兄弟也王重書曰但令如兄誠
未易有況復弟賢耶兗州刺史瑯瑘
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撿曰遠持兄弟
至德何如撿荅曰遠持兄弟也綽綽
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遥相欽敬
致書通好結為善友持後聞成都地
沃民豊志往傳化兼欲觀矚峨嵋振
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辝遠入蜀
遠苦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樂
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
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
為期耳於是兄弟収淚憫默而別行

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滞情愛聚者本
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

為期耳於是兄弟収淚憫黙而別行
達荊州刺史郗仲堪礼遇攸重時桓
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踈而一往神
出見持有隣幾獨絶尤歎是今古無
比大欲結懐持既疑其為人遂棄而
不納郗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
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栖病峨嵋之
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
懐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悵知其不
可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井絡四方
慕德成侶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
沙門慧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盖
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昇持堂者
皆号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為蜀郡
僧正恭公內外多解素為毛璩所重
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煞毛璩
割據蜀土自号成都王乃集僧設會
逼請巖公巖不得已而赴璩既宿昔
檀越一旦傷破覩事增悲痛形顏色
遂為譙縱所忌因而被害擧邑紛擾
白黑危懼持避難憩郫縣中寺縱有
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郫有所
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

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

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陽有所
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

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
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灑水淡然
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
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内清怗還止龍
淵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
八年卒于寺中春秋七十有六臨終
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
地衆善由生汝行住坐卧宜其謹哉
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間法
典囑弟子曇蘭泓業行清敏蘭神悟
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潘河内人也年十二出家
伏事沙門竺曇現為師後又伏膺道
安法師素與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
岫遠既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
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
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積盛
又慧遠同栞遂有意終焉永貞素
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
躭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率以
終歲又别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
思輙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
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

輙駈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

思輒從居馬瑕有至房者並聞殊
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

輒駈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
出邑薄晩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
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晩永
以杖遥指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
慰還營因尒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
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爲耳
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
何無忌作鎮尋陽陶爰集虎溪請永
及惠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
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
論舉動可觀永怗然獨往率尒後至
納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
散無矜衆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
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執卑恭以
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
義熙十年遇疾綿篤而專謹戒律執志
愈勤雖枕痾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
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
衆咸驚問荅云佛來言終而卒春
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
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
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中來入

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

通霊能降伏鬼物六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晋太元中来入

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鍊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無匹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者尓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要誠西國想像弥陁遠遺濟一燭曰汝可以建心安養覚諸漏刻濟執燭憑机停想無乱又請衆僧夜集為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臥因夢見自秉一燭乗虚而行覩無量壽佛接置手掌遍至十方不覺欻然而覺具為疾者説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虚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顏色更悦因謂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脅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戒行講説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矇拔邪歸正晋義凞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閭安逐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

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

爾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
早閉閭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

高僧傳卷第六　第二十二丈　廣

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
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
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
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
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
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
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
一人迂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
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鍾
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
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為秦王衞
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
從符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
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
山事遠公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
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為遠入關致
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
流搖動峯岫強捍果敢專對不辱京
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邕
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足高抗者
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
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

高僧傳卷第六　第二十三丈　廣

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

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
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
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
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
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

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帽風姿端雅
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
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覰以
外國匕筯礼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遠
臨亡之日奔赴號踴痛深天屬後往
荆州卒於竹林寺諸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
法齊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
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
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
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憂後
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
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
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
祖為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凡
官寺講說桓玄每觀聽乃謂人曰道
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
玄輔正欲使沙門敬王祖乃辭還吳
之臺寺有頃玄纂位勅郡送祖出京
祖稱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

日以晉元熈元年卒春秋七十三矣遠

植稱疾不行於是絶迹人事講道終
日以晉元熙元年卆春秋七十三矣遠

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
山中無刻漏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
芙蓉因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
焉亦甞作木鳶飛數百步遠又有弟
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
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
德行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
寺請經始遠遣從馬詵亦清雅有風
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
道恒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
匡拯衆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
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釋僧䂮姓傅氏北地泥陽人晉河間
郎中令遐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
大寺為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
匠䂮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
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
法姚萇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有
關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弘
大化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
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
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曰凡夫

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極過

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
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日凡夫
高僧傳卷第六　第廿五丈　虞
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極過
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
日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已多應
須經頒宜授遠規以濟頹緒僧䂮法
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
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脩即為悅眾法
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䂮資
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
厚給共事純儉允愜時望五眾肅清
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勑加親信伏
身白從各三十人僧正興䂮之始也
䂮躬自步行車輦以給老疾所獲供
卹常充眾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
律勗眾無倦以弘始之末卒於長安
大寺春秋七十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厭師
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
不齎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
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
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闇遊
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
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特
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勑入逍遙園
高僧傳卷第六　第二十六丈　廣
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

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特
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勅入逍遙園
高僧傳巻第六　第二十六丈　廣
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
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巻融便就講
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講
新法花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
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
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
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
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
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
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
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
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隨
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
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
此外道聰明殊人捔言必勝使無上
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
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
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
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
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尅日論義
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
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詶抗鋒辯飛
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
高僧傳巻第六　第二十七丈　廣
猶以廣讀為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

去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辞理已屈

猶以廣讀為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
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
朝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鄉忽軽尒
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礼融足數
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
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閑道至
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
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懇懃善誘畢命
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
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
疏並行於世矣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時性
虛靖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
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
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波若每法輪
一轉輙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興大
加礼接及什至長安影從從之什謂
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
之僧也興勅住逍遙園助什譯經　初
出成實論凡諍論問荅皆次第往反
影恨其支離乃結為五番音以呈什
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義
疏已有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栖隱處

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

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義
疏已有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栖隱處

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
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
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為
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
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
經屢有機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
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
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
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袟成部常歎
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
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
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
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
薩禪叡既獲之日夜脩習遂精鍊五
門善入六淨為司徒公姚嵩深相禮
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
之松栢興勑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
才器叡風韻疏流含吐彬蔚興大賞
悅即勑給俸卹吏力人輿興後謂嵩
曰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栢於是
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
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

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

美[illegible]遠近歸依什所翻經叡並
叅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
高僧傳第六　第二十九丈　廣
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
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
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
然其領悟摽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
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
七變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
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
果不諮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
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
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
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
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弘贊
經法常迴此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
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
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
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
疑成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
以大慈為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
浴燒香礼拜還牀向西方合掌而卒
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
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
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高僧傳第六　第三十丈　廣
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
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

藹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

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
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
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
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手自畫績
以供贍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
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
家又遊刃佛理多所兼通學該內外才思
清敏羅什入關即往修造什大嘉之
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
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
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氣俊朗
有經國之量乃勅爲尚書令姚顯令
敦逼恒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
標等曰卿等眖然之操實在可嘉但
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勅尚書令顯
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賛時世苟心在
道味寧繫白黒望體此懷不以守
節爲辭也恒標等荅曰奉去月二十
日詔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懷
五情失守恒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
緇服之下擔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
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
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

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疋夫之微

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然無殊異之功
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

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疋夫之微
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願鑒
元元之情垂曠道揚之理也興又致
書於什碧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
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虜远舉更無
處分正有憒然耳須万事之懇須才
以理之近詔恒標二人令釋羅漢之
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
助以喻之什碧等答曰盖聞太上以
道養民而物自是其復有德而治天
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
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
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
射度辞蒲輪於漢岳盖以適賢之性
為得賢也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
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揚
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
功德願陛下放既往之恩縱其後志
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
勉恒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
我神生我名者煞我身於是竄影巖
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
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
恒著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

堅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
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
恒著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
曇序并子王高文並行於世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為業遂
因繕寫乃歴觀經史備盡墳籍愛好
玄微每以莊老為心要嘗讀老子德
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累之
方猶未盡善也後見舊維摩經歡喜
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
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
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
早達或千里趍負糧入關抗辯肇既才
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
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
其鋒辯負氣摧衂後羅什至姑臧肇
自遠從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
亦隨返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
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
多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
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
波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
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
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
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

遠公遠乃撫机歎曰未常有也因共

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
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

遠公遠乃撫机歎曰未常有也因共
披尋翫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
頃飡徽問有懷遥仰歲末寒嚴體中
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悒蘊弟子枕痾
草澤常有弊瘵願彼大衆康和外
國法師休悆不去年夏末見上人波
若無知論才運清儁旨中沉允推步
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慇懃不能釋手
真可謂浴心方等至㴱悟懷絶冥之
肆窮盡精巧無所閒然但闇者難曉
猶有餘疑今輙條之如左願縱容之暇
粗爲釋之肇荅書曰不面在昔佇想
用勞得前䟽并問披尋反覆欣若覩
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
不佳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
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弘道
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
之風萃乎玆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
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
部什師於大寺出新至諸經法藏㴱
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
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肅致自欣
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

若觀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

道門徒數百[illegible]
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

若觀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
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
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
茲盛化自恨不覩釋迦泥洹之集餘復
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
集耳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妙
切難為鄙人貧道思不関微兼拙於
華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至云云不已
意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詶來旨也肇
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
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
之亡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
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
涅槃秦言無為亦名滅度無為者取
乎虛無寂寞妙絕無為滅度者言乎
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
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者蓋是
出處之異号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
之夫涅槃之為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
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
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
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
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漭惚恍若在

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

其蹤迹之所朕其首[illegible]趣不能[illegible]其
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濟惚恍若在

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
窈窈冥冥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在
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
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
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
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為
神御故口為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
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
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
虛空無名無證語曰涅槃非有亦復
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
作也豈虛搆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
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
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
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
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万累都捐
万累都捐故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
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在與
道通同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不可
為有至功常在不可為無然則有無
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
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泊焉而泰

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

絶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
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泊焉而泰

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
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
無題牓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
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
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
治天下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與神
會妙契環中理無不曉故能遊刃万
機弘道終日依被蒼生垂文作範所
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
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眇漭
希夷絶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情
之所測肇以微軀猥蒙國恩得闕居
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
殊趣勝致非一涅槃一義常為聽習先
但肇才淺闇短雖屢蒙誨喻猶懷漠
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
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
諮參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
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決其方
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
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頗涉涅
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

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

之所測肇以微軀猥蒙國恩得閑居
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
殊趣勝致非一涅槃一義常為聽習先
但肇才淺闇短雖屢蒙誨喻猶懷漠漠
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
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
諮參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
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決其方
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
蒙荅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頗涉涅
槃無名之義今輙作涅槃無名論有

第三十七張

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
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開詣神心窮
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喻學徒耳
若少參聖旨願勑存記如其有差伏
承旨授與荅旨慇懃備加賛述即勑
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為時所重如此
晉義熈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
一矣

高僧傳卷第六